

語文補充讀物



欽差查案

(“官場現形記”里的一個故事)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話說前清光緒年間，浙東（〔浙〕讀）嚴州一帶官府大肆搜刮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因此義民群起，專門打劫（〔劫〕）官府，救濟貧民，弄得大小官員惶惶（〔黃〕）不安。浙江地面雖也有些官兵駐扎（〔扎〕），不過這些官兵都是上不了戰場的；旧有的盡是些老弱殘兵，新招的都是些土棍青皮（流氓），平時敲竹杠倒是一個狠過一個，要說真正打仗，一上戰場，就會慌得手腳酥軟（〔酥〕讀），動彈不得了。

這時浙江杭州（〔杭〕讀）有一位統領（〔統領〕），姓胡名華若，湖南人氏（〔是〕）。浙江巡撫（〔巡撫〕，巡撫是統管全省軍政、民政的大官）劉中丞（〔中丞〕，中丞就是巡撫）曉得嚴州兵力單薄，就委胡華若帶領綠營防軍（〔防軍〕，前清政府派在各省駐扎的軍隊）前往剿捕（〔剿〕讀）。胡華若的這個統領職位，原來是托了京城里有名望的人買來的，他對軍事韜略（〔韜略〕，韜略就是指揮打仗的智謀）可以說是一無所知；前一陣聽到有匪，早已吓得心慌意亂，現在又見上頭派他前去剿捕，真是急得走投無路。

他得了命令，正在家中愁悶，他的好友戴大理頭一個趕來向他賀喜道：“賢弟，望你此去，旗开得勝，指日高陞。”

胡華若道：“老兄不要取笑。你我彼此知己，更有什么話不能說！想我从前謀這個差使，花多少銀子你是曉得的；我原想做个一年半載，把銀子撈回來，誰知道又出了这么个岔子（〔岔〕讀^{〔岔〕}），你說我心上是什么滋味！我們做武官的，平时弄点銀子、吃吃太平飯倒还可以，那出兵打仗的事豈是容易做的！錢沒到手，倒賠上一条命，真有点划算不來。”

戴大理道：“上頭既然有命令下來，恐怕也不好推托，我看还是辛苦一趟吧。”

胡華若連連擺手說：“不成，不成！情願拚着這官不做，我也不去；我，我的性命要緊。”

戴大理道：“大人不必過慮，卑職（〔卑〕讀^{〔卑〕}，〔職〕讀^{〔職〕}，小官對大官自稱）倒有一个主意，只要大人請一個人同去，各種事情委他去做，保險百無一失，大人不必親自上前……”

胡華若忙問是誰。戴大理道：“就是同卑職

在一起办文案(公事)的周大权。等到公事一下來，大人就把周某的名字提上去，上头一定会答应。”

胡華若連連說“好，好”。

后来，胡華若把周大权的名字提上去，刘中丞果然答应了。

这个消息一傳出去，众位官員都連忙趕來向胡華若賀喜，說：馬上殺賊是个千載难逢的机会，將來紅旗報捷(“⁴ | ¹ 世[戰]，_{就是勝利}”)，胡大老爺一定指日高陞。这天胡公館里足足熱鬧了一天。

到了晚間，周老爺來到候潮門外江头上船；等了一会，才見胡統領坐轎(“⁴ | ¹ 么[叫]”)來到。

胡統領坐的船是錢塘江(在杭州的南边)里有名的“江山船”。这种船是專門招待王孙公子、达官貴人的，因此都有女人“伺候(“¹ | ² 伺[次]”)”；周老爺等隨員坐的是“茭白船(“⁴ | ¹ 么[交]”)”，也有女人“伺候”；手下的兵丁坐的全是炮划子。胡統領等人都是久慣作乐的，上船之后，因为用的是皇家發下來的粮餉(“¹ | ² 响”)，乐得任意揮霍(“¹ | ² 武”)。于是他們整日除了呼么喝六(“¹ | ² 么[武]”)聚賭之外，便是叫了女人



陪着飲酒作樂，或者就是躺在榻（た）上抽煙過癮（いん）。船家為了多賺銀錢，不肯把船駛（し）快，往往白天走了七十里，晚上又倒退三十里，所以兩天多的路程，走了六天還不曾走到。

這日飯後，太陽還很高，船家已經攞了（攞讀為~~×~~乙）船。就是靠岸差人問他們現在到了哪里，回說離開嚴州只有十里路了；問他們為什麼不走，回說日子不好，為了圖個吉利應該停船。官員們听了，也很高興，原來他們正在船上玩得起勁，船遲到一天，他們就可以多玩一天，因此也不計較。

这时只有胡統領还有点心事。他怕的是到了嚴州真遇到強人，要是官兵打不过，自己的官职就要完蛋。

到了第七天，船到嚴州碼頭，本城文武大小官員都來迎接，为首的是嚴州府建德縣知縣庄大老爺。胡統領把官員傳了几个上船，盤問土匪擾乱情形。

原來嚴州地面近來並沒有什麼土匪，只是有一天半夜，不曉得哪里來了几个強盜，搶了兩家當舖、一家錢庄，官方关了城門挨家搜捕，結果連个小賊也沒有搜到，反倒生出無數謠言。官府越害怕，謠言就越造得凶。还有人說，这回搶當舖、錢庄的人不是什么尋常小強盜，是城外一座山里的大王，这位大王是出來借糧的，所以只搶東西不伤人；又說这位大王不久就要起事了。地方文武听了这些謠言，信以为真，就雪片文書到省告急。事情过去了十几天，胡統領等人才到嚴州，这时早已風平浪靜，什麼謠言也沒有了。現在地方官員聽說上面派人來“剿土匪”，若說沒有“土匪”，豈不犯了欺瞞（……）上官之罪？于

是預先商量妥當，見了統領一齊稟告（〔稟〕讀ㄌㄧㄣˊ，就是稟報），起先“土匪”如何猖獗（〔猖〕讀ㄔㄤˊ，〔獗〕讀ㄐㄩㄞˋ），人心如何驚慌，後來“土匪”被他們協力擒拿（〔擒〕讀ㄑㄧㄣˊ），已經完全肅清了。他們想，借此還可以冒個功，得些獎賞。

胡統領一听地面已經平定，氣勢立刻壯了起來，不像在船時那樣擔心了。他把臉一沉，說：“什麼？土匪已經肅清了？我早知道，這些土匪都是為患已久的，現在他們知道大兵來剿，所以暫時躲了起來；等到大兵去後，還要出來騷擾（〔騷〕讀ㄅㄠ，〔擾〕讀ㄞˇ）的。你們雖說已經肅清土匪，但據我看來，還有後患，千萬不可大意；且等明天我上岸察看了情形，再作計較。”說罷立刻把他們送下船去了。原來這時胡統領肚裡已經另有了打算。

他回到艙（〔艙〕讀ㄘㄨㄤˊ）裡，故意問周大權道：“你看嚴州到底有沒有土匪？”

周乃是個機警之人，听了連忙答道：“嚴州一帶全是大山，土匪難免是有的，如今不過是被統領的威名鎮壓住了；統領應該到各村鎮搜尋一回，懲辦幾個，然後才好往上报，叫上頭曉得

大人这趟的辛苦。”

胡統領听了微微一笑，又問道：“你看应当如何上报？”

周大权道：“报上去，越說得凶越好；將來还可以开个保举（向上級提
名請升賞）的呈文（呈讀平之程，就
是寫給上級的公文），提拔提拔小的們。”

胡統領点点头，不作一声。原來他正在想办法如何把小事变成大事，以便請功。

次日一早，胡統領坐了一頂綠呢大轎，進城回拜了文武官員，当天就在府衙門（衙讀牙，牙讀牙）里吃中飯。一面吃飯，他一面同府里、營里的人說道：“据我看，土匪一定是听見大兵來到，吓得逃走了。大約他們是躲在四面的山坳子（坳讀公）里，等大兵一去，还要出來为非作歹（歹讀野）的。斬草必須除根，今天晚上就請貴營把人馬調齐，駐扎城外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營官不敢違拗（拗讀牛），連声答应：“是，是。”

只是知府还想冒功，回答道：“土匪本來很猖獗，後來府里会同營里痛剿了几仗，已把土匪殺得四散逃生，現在連个土匪影子也沒有了，大

人不必过慮。”

胡統領笑了一聲道：“你們退賊之功，我早已知道了。不過我總怕不能把土匪斬盡殺絕。若是將來一發不可收拾，不但我對上面無法交代，就是你們恐怕也不好看。”

一頓話說得知府面紅耳赤，不敢再提什麼。

不到天黑，三軍人馬都已經調齊，打着旗，吹着號；一班副爺們，一個個騎着馬，挂着刀，好比迎神賽會一般。全軍在城外扎下了營。參將（比副將小一級的軍官）到船上去稟過統領。

胡統領這時候真像做了大元帥一樣，吃飯時還要吹鼓手奏樂（〔奏〕讀）；出門回來，還要放炮鳴禮；到了晚上，船上擊鼓，親兵（官員的衛兵）吹號；每更鳴炮一次，細細吹打一次。桅杆（〔桅〕讀）上都扯了旗子，上面寫着某營某哨（〔哨〕讀）字樣；船頭、船尾遍插五色小旗，也有畫着八卦的，也有畫着龍的，五顏六色映在水裡，耀人眼睛。

到了三更天，胡統領走到中艙一坐，差官們像雁翅（〔雁〕讀〔翅〕讀）一般排列兩旁。胡統領拔了

一枝令箭，傳參將上來，命他帶五百人作為先鋒，一路上逢山開道，遇水搭橋；參將一聲“得令”，上岸去了。他又令守備帶五百人作為接應，千總和把總各帶三百人作為衛隊。

岸上的兵士們有打大旗的，有扛火槍的，扛刀叉的，扛馬刀的，滾藤牌的；穿的都是老虎衣。燈球、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。

到了四更多天，胡統領又急忙橫在榻上，吸了幾筒鴉片烟（〔將〕讀），過足了癮，又吃了早點；到了五更時分，這才傳令出發。參將身騎戰馬，率領大隊，按照統領所指的地点浩浩蕩蕩（〔油〕讀力六〔号〕）出發了。胡統領坐的還是綠呢大轎；十六名親兵扛着雪亮的刀叉，在左右衛護；前頭是中軍（主將親自帶領的一部分兵士）隊伍，擡着五顏六色的旗子，迎風招展。

人馬漸漸離城遠了，來到了一個村庄。鄉下人聽說官兵來到，知道沒有好事，差不多都躲到遠處去了；只有一些胆大的人還躲在屋裡，打算等大兵過去再出來。

胡統領原來是坐在轎內打瞌睡（〔瞌〕讀）的，這



时瞋睡已醒，下轎勘查。他一看，十室九空，心想各家一定有土匪窩藏，就命令放火燒房。兵丁們听到就要放火，趕緊跑到人家屋里，四处搜尋財物；見了些孩子、女人，就都拖了出來；胡統領見了，大罵都是土匪，下令把這些孩子、女人都給殺了。

这里正在殺人，前面庄子都已經起了火，烈焰（¹/_火）冲天。不到一刻，先鋒大隊也搜搶燒殺起來。遇到婦女，就輪流糟蹋（¹/_女）；見到衣物、食品，就搶奪一空。哪消一个时辰，全村被洗劫

得干干淨淨。

胡統領又領着大軍，東南西北、四鄉八鎮，整整兜(兜)了一个大圈子，見人就砍，見房就燒，見東西就搶。一直殺燒到中午，才傳令班師(軍班回)回城。快到城門的時候，又傳令全軍排齊隊伍，鳴鑼击鼓，穿城而過。大小官員紛紛出迎。這時，胡統領滿面紅光，完全一副“殺敵立功”的神氣。

他們回到府里，知府想留胡統領在本府大堂，擺酒慶功。胡統領却堅持要回到船上，知府只得送他上船。統領轎子到了河邊，兵士一齊吶喊助威；接着鳴炮、奏樂，把統領送到船上。

統領上船休息片刻，抽了几筒烟，就吩咐(吩咐讀口)打電報給劉巡撫，把土匪猖獗的情形渲染了一番，又報告現在已把土匪肅清。接下來，又買了羊、豬、酒、饅頭，犒賞(犒讀口)三軍。十二只大船上，各擺了酒席，大小官員都穿了吉服(吉服就是在喜慶時穿的服裝)進艙賀喜，飲酒慶功。

庄大老爺正要到主艙去敬統領的酒，忽見衙門里的一個差役(差役讀口)氣急吁吁地(吁讀口)跑來

了，跨上跳板就对庄大老爺說道：“不好了，出了事了！”

庄大老爺一驚，忙問什麼事。差役道：“西北鄉里來了一大群男男女女；有的頭被打破，渾身是血；有的腿被打斷，叫人抬着。說要請老爺替他們伸冤。”

庄大老爺道：“什麼事情？真的出了土匪？”

差役道：“不是土匪，是統領大人的兵勇，把人家的人也殺了，東西也搶了，女人也強姦了，房子也燒了；這些鄉下人是來告狀的。”

庄大老爺一听，很為難：現在胡統領正在高興頭上，不便去稟報。到底他是個老官，眉頭一皺（ㄣ）就想出了辦法。他道：“你先回去對他們說，他們的冤枉我都知道了，等我回過統領大人，一定替他們伸冤；叫他們不要胡嚷（ㄣ）。”說完仍舊拿着酒杯到主艙去給統領敬酒。

等到席散，胡統領把貴賓（ㄣ）一個個送上岸去，轉回艙內，一個差役才把方才庄大老爺說的鄉下人告狀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胡統領道：“怕什麼！知縣又不是木头，他難道連鄉下人都管不



了！”差役碰了个釘子，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。

这且不提，却說庄大老爺回到縣衙門，果然看見無數鄉民聚在門口，口口声声喊着伸冤。庄大老爺非常机警，見了这副情景，連忙下轎，不等他們开口，就先說道：“这些兵勇实在可恨，我已經稟報統領，一定要正法几个，把人头挂在你們庄子上，好替你們出掉这口气。”說着走進大堂坐下。

这些百姓也跟進了大堂。庄大老爺哭喪着臉，对大家說道：“你們实在可憐得很。本縣是一

縣的父母官，你們都是子民，你們受了欺負，做父母的哪有不痛心之理。今天的事情，就是你們不來要求伸冤，我也一定要替你們伸冤的。”

庄大老爺話沒說完，大家一齊叫道：“青天大老爺，只要您（³¹⁴）真肯替百姓伸冤，百姓也不說什麼了。”

庄大老爺道：“你們先下去商量商量吧。誰家被殺，誰家婦女被姦，誰家被搶，誰家房子被燒，細細的補個狀子來，明天本縣好根據你們的狀子到船上去請求統領，把為禍的人正法，當面辦給你們看。”

眾人听了，覺得也沒有別的办法，就都走了。庄大老爺等他們走后，貼了一道告示，大意說：凡是受到災害的人，只要有証据，就可以來縣告狀；本縣審明之后，一定將為禍的人以軍法從事（^{按軍法辦理}）。

第二天上午，庄大老爺升堂，命令把告狀的人提到案前說話。一会工夫，眾人來到案前，庄大老爺道：“本縣這些兵勇實在可惡已極，今天一定要正法幾個替你們伸冤。本縣已經稟明了

故統領，凡是受害人家，都可以領到撫卹金（〔卹〕讀丁口，換卹金就是救濟金）。你們把狀子給我看看，我好拿錢分給你們。”

天 眾人一齊把狀子遞上。

也 庄大老爺看了，吩咐左右道：“照狀子上看來，趙大（〔趙〕讀中，〔召〕）的房子燒了，又死了一個人，頂

誰吃虧，應該給撫卹金五十兩。”堂上立刻發下一被錠（〔錠〕）大元宝，趙大接了。

的 接着，有人拿三十兩的，有人拿五十兩的，而也有拿十兩、八兩的。幾個頂吃虧的，都已敷衍完畢。

走 眾人中有一位老者，他原來不信官家真會意發銀子，这会看見一个个的元宝發了下來，悄悄來對旁边人說：“这年月，官家还有个把講理的。”法一个后生低声答道：“官家有好有坏，哪会都一

样。”正說着，老者捅了（〔捅〕讀去，又〔就〕）他一把，他抬头的往上一看，庄大老爺指着一个人說道：“你說你，庄的老婆和女兒被人強姦，这件事情重大；等審問天明白，立刻当面拿人殺給你看。”接着又說：“可了是人命关天，不能乱殺。究竟哪一个強姦了你

的老婆，哪一個強姦了你的女兒，你要認明，不可亂指。”那人听了，張着大眼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。庄大老爺又對趙大說：“銀子你拿了，可是誰燒了你的房子，誰殺了人，你也要找出來。打官司一定要有証据，快拿出証据來，我好懲辦凶手。”

這一頓話說得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對答不上。庄大老爺說道：“你們暫且下去想想，想出來再告訴我。”

眾人退下，七嘴八舌，商議了半天也沒有個結果。方才那位老者哼了（哼）一聲道：“我早知道沒好事。告官兵就是往火圈里鑽。”這一句提醒了眾人，立刻噪嚷（噪嚷）起來，這個說：“沒有証据，就是叫他辦人！”那個說：“他不辦人，今天大家不散。”眾人吵成了一片。風聲傳了出去，四鄉八鎮的人也都趕來告狀了。半日之間，衙門前聚了好几百人，鬧哄哄的（哄）一齊要見本官。

庄大老爺知道眾怒難犯，馬上差了一些營兵、衙役，散布在門外助威，這才傳呼伺候升堂。